

舒伯特奇妙夜



黛西札記
李夢

大約兩個月前，當我聽聞著名英國鋼琴家李維斯（Paul Lewis）將於二月底來港舉辦獨奏會，一連兩晚演出六首舒伯特鋼琴奏鳴曲，已是十足期待，不單因為我從十年前第一次在香港文化中心聆聽李維斯的現場演奏，便已然被他詮釋舒伯特鋼琴曲的出色能力所吸引，更因為恐怕再沒有什麼能夠比得上在春風沉醉的夜晚，靜聽舒伯特奏鳴曲旋律間的蘊藉、微妙與回轉繁複的動人，更能令人感覺愜意貼貼的事情了。

上周末在香港大學，李維斯的六首奏鳴曲一連兩晚演出，吸引不少像我一樣鍾意舒伯特音樂的樂迷到訪。疫後復常，音樂廳不再限制入場人數，我們終於能像三年前那樣，相鄰相伴，共賞樂音。最近這些年，人們頻繁談論科技的發展、直播技術的升級會否徹底改變你我觀看實體演出的喜好與習慣，對於此，我仍是傳統派，堅信不論技術如何發達、聲效如何仿真，線上演出都無法取代台上台下面對面聆聽的愉悅。三年疫情之後，我對於這一觀點愈發深信，感觸尤深。試想，一周忙碌工作後，周末的傍晚相約一兩好友餐敘，再一同入場欣

賞音樂會或芭蕾舞新作，散場後在海邊或校園安靜的小徑散步，回想方才演出的精彩和浪漫，不正正是為生活和工作操勞忙碌的城市人難得的、溢出慣常之外的小幸運嗎？

與那些演奏曲目庫動輒從中世紀橫跨至當代的鋼琴家不同，李維斯像他的老師、著名奧地利鋼琴家布倫德爾一樣，更願意在德奧作曲家作品中深耕。除了舒伯特，他的貝多芬、布拉姆斯和海頓同樣讓人聽過難忘。今次來港，李維斯選擇的六首奏鳴曲，出自舒伯特創作的早期和中期，既有早年間洋溢青春活力的熱烈與生機勃勃，也不乏一八二三年患上傷寒症後在極度絕望與陰鬱的情緒下完成的a小調第十四奏鳴曲D784。在二十多年公開演出舒伯特鋼琴奏鳴曲的職業生涯中，李維斯一直希望透過自己的詮釋與聽眾分享舒伯特旋律中的複雜與深沉。對他而言，舒伯特的鋼琴奏鳴曲每每是晦暗的、掙扎的，甚至從來不會告訴我們出口和答案，究竟在哪裏。

這是舒伯特的複雜之處，也是偉大之處。如果你聽慣了他的藝術歌曲而將他當做莫扎特那般天真爛漫的作曲家，那你恐怕想錯了。在這位花名「小蘑菇」的作曲家的世界中，美與浪漫從來與絕望與憂傷共存。與全然的快樂與純粹相比，這樣的光暗對照才更像人生，不是嗎？



淮風物談
胡竹峰

近來常居家，居家只能看屋裏家什。看紫砂壺，見到幾個能工巧匠竹劈木槌；看線裝書，見到幾個長袍馬褂的書生奮筆疾書；看菖蒲，見到青石溪流潺潺晃晃；看筆筒，見到一肚子辭章心事；看沉香，見到縹緲的前朝夢幻泡影；看古玉，見到先秦至民國人的頭面與掌紋；看綠茶，見到鳥語花香的江南人家；看紅茶，見到老徽州馬頭牆外的山丘；看杯盤罐罐，葷素日常。

居家只是看，看忙，看閒，看忙裏偷閒，看閒中尋忙，看靈壁石、看斗笠盞、看筆擱、看牌匾、看字畫、看插花、看瓷器、看舊墨、看香囊，看肉身臃腫，看衣帶漸寬，看心緒蒼涼，看精神飽滿，也看窗外的樹，樟，桂，楓，松，看天上的雲和碧空。偶爾還看酒，四杯忘我，今世何世，今夕何夕……誰是陽關青驄的過客，誰是渭城楊柳依依？更看見神在高處告誡：這甘醇的月光，不可多飲。

許是居家太久，赴京幾日，居然疲憊

過日壇記

不堪——酬應酒食，車流雜遝，人得其樂，我不堪其苦，於是倦容可狀，精神萎靡，筋骨疲憊，只得偷閒作文章。文字是我的清涼茶，是退燒貼，是壯骨劑，是止痛膏，是生津散，是金瘡藥，是消食片，是益氣丸，是止渴飲，是大補湯，是千金方，也是虛妄業，是路邊草，是耳旁風，是碎瓦礫，是黃粱夢。挑燈兩夜，腹中三五千字落到紙上，心緒平復。

甫得平復，即生悠情。午後喜無事，天色搖悠情。一抬頭，看見了日壇。日壇，原名朝日壇，是當年皇帝春分時祭日的場所。

北方春來晚，雨水驚蟄之間，地氣依舊潛伏未發，樹頭皆空，草地蒼黃，入眼冬日景象。入得園裏，是紅牆，是綠瓦，是古木。遠遠的，總感覺有一隊明朝衣冠的人迤然而來，總感覺有一隊馬褂長袍的人迤然而來，耳畔依稀聲樂做伴。

走進壇牆，四周有圓形磚牆，繞牆緩步，陽光正好，幾次忍不住停下來，讓光照直直灑滿全身。日壇中感受日光，好像能多得些日色之力，一時心頭大明大亮。故鄉往事，冬天早晨常常追日，背陰人家一大清早逐光而坐，坐到周身俱暖，坐到滿面紅光，方才各自端着椅子

棧子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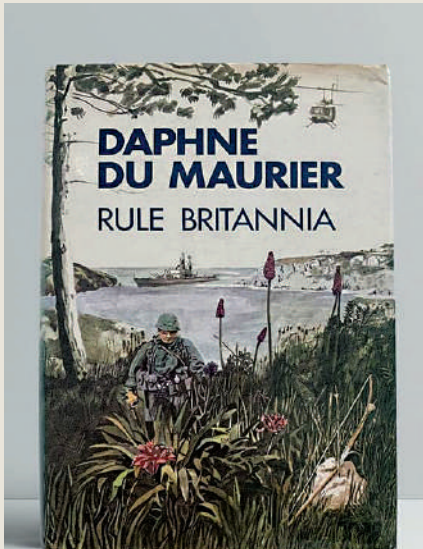
日頭在天上，肉眼可見，到底可逐。逐日比追風實在，風不知從何而起，不知從何處終。人追風，常常落個兩手空空，落個雙目茫茫。

路過一株桃樹，突然想起夸父，那個逐日的遠古人，一路追趕太陽，汗作暴雨，喝乾了黃河、渭水，未能解渴，於是北去大湖，半路缺水而死，手杖化作桃林。許是因為夸父所化，古人說桃木能降龍、令鬼怖，辟一切邪祟。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後，在北京日壇走了半個時辰，走着走着，身子骨日光充滿，正大光明，太陽神在焉。空中鳥鳴不絕，有烏鴉有喜鵲，喜鵲報喜，烏鴉報憂，人生本就喜憂參半。知人知面不知心，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心喜；知我者，謂我心喜，不知我者，謂我心憂。

憂喜剎那，人生也是剎那，只有這日色悠悠，一年又一年，十年百年千年萬年乃至十萬年百萬年千萬年萬萬年……茫茫寰宇，黑暗永恆，光照亦永恆，可憐我輩世人白駒過隙，如草芥若塵埃似露珠啊。草芥渺小，塵埃微細，露珠驟然，也好，也罷，如此喜憂突無着落。

如夢一場



▲達夫妮·杜穆里埃小說《大不列顛統治》（Rule Britannia）。

色，反而陷入連串危機，除了在西方七國集團（G7）中排名墊底，更被前殖民地印度超越，跌至全球第六大經濟體。甚至書中提到英國最終投靠美國，也堪稱神預言，用書中人物的話說，「至少我們都說英語，不用再看別人的臉色」。也難怪有評論認為，小說在今天看起來更像是一部警世箴言。

文學向來是記錄時代的重要載體，與杜穆里埃憑藉想像預言脫歐不同，在二〇一六年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後湧現出一批作家，卻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他們筆下有關脫歐的作品來源於現實生活，令內容尖銳深刻，人物有血有肉。更重要的是，像文學評論家凱利所言，他們創作的脫歐文學（BrexLit）為脫歐後的英國社會和人民提供了一塊棲身之地，並能夠對脫歐的緣由和得失重新進行反思。

比如從公務員轉行成為作家的道格拉斯·波德所寫的小說《謊言時刻》（Time of Lies），書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主張暴力的右翼足球流氓，他率領「英國偉大黨」贏得了英國脫歐後的首次大選，以反諷的形式描寫了脫歐來自於英國社會中對現狀不滿的「沉默大多數」的崛起。正如波德

所說，脫歐迫使他撰寫「有關統治階級和被統治者間的無知與蔑視」，而小說能夠真正在和新聞媒體截然不同的波段發聲，其作用無可替代。

波德所言非虛，像作家邁克爾·帕拉斯克斯的小說《兔人》（Rabbitman）和作家博伊爾的小說《路的遺跡》（The Remains of the Way），都以寓言式風格呈現，立意更為辛辣。前者將當下國際政治環境與西方神話故事相結合，把主張民粹主義的候選人當選美國總統以及英國脫歐的原因，歸結於一系列與魔鬼簽訂的浮士德式條約。書中寫道：「空氣中瀰漫着硫磺味，兔人總統難道真的將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才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兔子嗎？」而後者也通過主人公抽絲剝繭般地破解謎案，將英國脫歐想像為一場起源於中世紀的陰謀，由英王亨利八世的重臣克倫威爾創立的半官方機構所策劃，旨在完成一場由新教徒主導的脫歐行動。小說由此得出結論，當今圍繞英國脫歐的可怕問題，答案根本不在布魯塞爾。

除了探討脫歐的原因，作家阿莉·史密斯的小說《秋》（Autumn）更直面了英國脫歐的後果，這部被許多評論家稱為「後脫歐時代的重磅之作」，採用了狄更斯筆下《雙城記》的開篇方式：「在整個國家中，人們感覺這事兒不對。在整個國家中，人們感覺這事兒沒錯。在整個國家中，人們感覺到挫敗。在整個國家中，人們體會着勝利。在整個國家中，人們覺得他們做了對的選擇，而其他人的選擇是錯誤的」，一語點出脫歐所造成的英國的撕裂，書中主人公稱已厭倦了憤怒、卑鄙、自私、騙子、正在發生和即將到來的暴力，以及人們不關心他們是否被騙了的麻木等等，這一切恰是英國脫歐的真實寫照。

英國人對脫歐的最新看法是什麼？據一月初《獨立報》的最新民調，脫歐不到三年，很多英國人開始反悔，更有近三分之二的人支持舉辦重返歐盟公投。這應了小說《秋》中的話，那惱人的喧囂如夢一場。

▲Paul Lewis獨奏會現場。



Kurt Chan攝

春草幌子



如是我見
李丹崖

少年看戲，總對戲台上花花綠綠的令旗發呆。跟着大人們去看戲，卻聽不懂戲文，只得看哪個妝化得好，哪個令旗搶眼，尤其是那些

紮在演員背後的靠旗，威風凜凜，像極了春日草木，在春風春陽中長成一派葳蕤。

有時候，我會和小夥伴跑到集鎮旁邊的野地裏去，去地上拔一些茅針，現在依然記得夥伴們唱的那些童謠：「打了春，赤腳奔，挖薺菜，拔茅針。」茅針硬如鋼針，儘管在初春的雨水中浸潤許久，依然有鋒芒，我們把那些茅針拔出來，集合成一小把。在太陽地裏玩遊戲。一把茅針撒開，挑動上面的一根，以不挑動下邊那根為好，依次進行。挑上面動了下面，就為輸，剩餘的茅針全部歸玩伴。

路兩旁的各色草和花一字排開，像是一片草毯子、花墊子，綿延在皖北平原上，格外亮眼。

蒲公英剛剛露出一個花苞，鵝黃點點，這樣的花苞可以摘下來，攢成小球，在嘴裏吃，甘甜清爽，很是宜人。

小薊上已經開始起薊子，上面頂着一個紫色的花苞，摘下來，也放在口中嚼，頃刻，滿口紫紅的口水，吐出來，如口吐鮮血，我們用來演戲。鄉間少年每個都是演技派。這些草是多好的道具。

麥田綠油油的，像極了少年濃密的秀髮。麥田深處，常常有一種叫「麵條棵」的野菜，以麵食為主的皖北人格外好這口野菜，挖出來，清水洗淨了，拌麵來蒸，用麻油來調，真是鮮掉人的腦筋。

薺菜最常見了。春到溪頭薺菜花，這句詩詞不知道被文人墨客引用了多少次。每次念起來，依然口

齒留香。好詩句，猶如春草，看起來賞心悅目，念出來唇齒生香，美得攝魂蝕骨。薺菜被摘下來，通常是煮食，或者包薺菜餃子。皖北的鄉間，若是農忙，餃子就變成了包子，包子個大，包起來也不費功夫，吃起來也省心，既為主食，又是菜餚，可不省心？

還有那些掃帚苗，剛剛長出十幾二十厘米，吾家有女初長成的樣子。這些掃帚苗，很多人接觸到它都是被紮成了硬邦邦的掃帚。殊不知，在它稚嫩的時候，可以用來拌麵蒸食，淋上蒜汁，滋味鮮爽得很。掃帚苗讓人想起兩樣事物，一是春茶，頭三天是實，後三天成草。——採在正當時，方有好味道；二是松針，初生嫩且軟，長着長着就硬挺尖銳，扎得人手生疼——讓人想起很多人，年歲越大，越是錐錐必較。

野薄荷剛剛萌生，紫紫的一團，煞是可愛。在清晨的陽光裏，帶着露珠，那露珠也成了瑪瑙色。草木精緻，攀附物也愛屋及烏，「沾染」了它們的色澤。當然，這只是錯覺，倒也十分可愛，遠望，若垂天之紫雲。

蒿草遍地，在初春的風裏招搖，蒿草的氣味清苦，似乎有一定的揮發性，靠近了，就能聞到幽幽的苦意。這樣的蒿草，在春天倒是長得旺盛，成為蟲豸們的樂園，蒿草下，多蚯蚓，垂釣者常去挖，蒿草們也備受牽連。

風吹草動，蜂蝶自來。讓人想起老舍的句子：「牆根的靠山竹與草茉莉，是那麼省錢省事而足矣找來蝴蝶呀！」我特別注意到，老舍先生用的是「找」，而非「招」。還是「找」字好，有請來做客的意思，而非搔首弄姿地吸引。

春日裏，草木含情脈脈，無需多言，無需多姿，蜂蝶自會登門。那些草木，可不就是春天的幌子嗎？春風徐來，春草晃動，春天這齣大戲開場了！



穿梭畫中景



市井萬象

近日，廣西柳州街頭，一幅巨型洋紫荊畫作吸引遊人駐足拍照。遊人融入粉色背景之中，彷彿在畫中世界穿梭。

中新社